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五目錄

國風五

王十首

黍離　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也

君子陽陽　賢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揚之水　戍卒怨也

中谷有蓷　閔棄婦也

兎爰　傷亂始也

葛藟　民窮無所依也

采葛　懷友也

大車　征夫歎也

丘中有麻　招賢偕隱也

鄭二十一篇

緇衣　美鄭武公好賢也

將仲子　諷世以禮自持也

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田獵自喜也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清人　刺鄭文公棄其師也

羔裘　美鄭大夫也

遵大路　挽君子勿遽行也

女曰雞鳴　賢婦警夫以成德也

有女同車　諷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山有扶蘇　刺世笑非所笑也
蘀兮　諷朝臣共扶危也
狡童　憂君爲群小所弄也
褰裳　思見正於益友也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風雨　懷友也
子衿　傷學校廢也
揚之水　闕疑
出其東門　不業非禮色也

野有蔓草　朋友相期會也

溱洧　刺淫也

詩經原始卷之五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 五

王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姚氏際恆曰此乃歷來相傳舊說也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則風之所亦得風雅自有定屬其體風即采之風其體雅即采之雅非以王室卑之故不為雅而為風也案風雅頌亦以詩體分不以時勢別其體頌雖矜伐賦亦有頌其體風雖周于城亦為風豈以時勢之盛衰國家之強弱分風雅頌而風雅頌

黍只揀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無限此可以興祭神得其趣於斗中此所也有人物詳錯讀古詩詩法外聚其書[illegible]

據凡不辨何以言詩況義意深尤為難識無怪其多誤說也然則王何以不列於二南之後而序於三衛之末三衛者殷故都也首之見變風所由始王城者周東都也次之藏于政所由寅是二者升變風之首而世道之升降亦寓焉

黍離　閔宗周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一章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二章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三章

右黍離三章章十句小序曰閔宗周也大序謂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

是爲得之而姚氏猶以爲偶中未免失之過刻也及韓詩云黍離伯封作則又怪謂無稽不可從惟是周轍既東無復西京文武成康之舊一旦灰燼蕩然無存有心斯世者所爲目擊心傷不能無慨於其際爾特無如當時之君臣苟且偷安罔思自奮以王室之尊下等侯服甘心而不顧者何哉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卽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既已見而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

和鄭之振哭既皆王室之𠷣勳齊藉太公之故甚曾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此又以拯復事責之行役大夫持論未嘗不正然當時情事則必有難言爲者故不得已而形諸歌咏以寄其悽愴無已之心觀其呼天上訴一咏不已再三反覆而咏嘆之則其情亦可見矣詎得以千載下人追究千載上事而得其實在情形哉

草唐本有丹白穀也一曰粟也之穀言粟粢也

彙纂 黍 集傳曰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嚴氏粲曰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註云黍似粟而非粟也賈氏一正曰黍黃黑四色而多而黏家之可爲酒者也 離離 垂貌 稷 集傳稷亦名穄似黍粒小或爾雅曰粢稷也 邁 行也 靡靡 猶遲遲也 穗 秀也 噎 孔氏穎達曰噎咽喉閉塞

靡二蕭 搖同本韻 憂十一尤 求同本韻 天一先叶鐵因反 人十一眞
通韻 穗四寘 醉同本韻 實四質 噎九屑 通韻

傍晚懷人眞情眞景描寫如畫晉唐田家諸詩恐無此眞實自然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章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二章

右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小序謂刺平王僞說以爲戍申者之妻作皆鑿也詩到眞極羌無故實亦自可傳使三百詩人篇篇皆懷諷刺則於忠厚之旨何在於陶情淑性之意又何存此詩言情寫景可謂眞實樸至宣聖雖欲刪之亦有所不忍也又況夫婦遠離懷思不已用情而得其正卽詩之所爲教又何必定

求其人以實之而後謂有關係作哉

【集釋】塒（集傳）鑿牆而棲曰塒（郭氏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　佸會也　桀杙也（爾雅）雞棲於弋爲桀李氏巡曰弋橛也

【標韻】期四支　塒同　本韻　來十灰　思四支　通韻　月六月　桀九屑　括七曷　渴同

轉韻

君子陽陽　賓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一章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二章

右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姚氏際恒曰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據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據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

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此種詩亦可無俟深考蓋三代賢人君子多隱仕於伶官以其得節禮樂可以陶情淑性而收和樂之功故或處一房之中或待遨遊之際無不揚揚自得陶陶斯詠有以自樂其樂而何害其為賢也則然為國而使賢人君子樂處下位不欲尊以任事則其時勢亦可想知此詩之所以存而不削歟

集釋 簧 嚴氏粲曰簧笙之舌也陳氏暘曰樂記云絲匏笙簧則簧之爲物笙竽皆有爲其美在中所以鼓中聲也 只 且 語助辭 陶陶 和樂之貌 翿 釋言云翿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 敖 同遨遊也

標韻 陽 七陽 簧 房 並同本韻 陶 四豪 翿 敖 並同本韻 且 六魚 二句自為韻

揚之水 戍卒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章一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章二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章三

右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經文明明言戍申戍甫戍許而序偏云戍于母家致啓集傳忘讐逆理之論是皆未嘗即當日形勢而一思之耳夫周轍既東楚實强盛京洛形勢左據成皐右控崤函背枕黃河面俯嵩高則申甫許實爲南服屏蔽而三國又非楚敵不得不戍重兵以相保守然後東都可以立國觀於三國吳魏相持兩家重鎭必屯襄樊則往事可知平王此時不申甫許之是戍而何戍耶其所以致民怨嗟見諸歌咏而不已者以

徵調不均瓜代又難必耳夫徵調不均則勞逸異勢瓜代難必則生聚無期不惟小民怨咨亦足見秉國者之措置乖方籌謀未善若宗周形勝則豈慮是哉此東都之不再振而西轅之難歸者有由然矣若沾沾謂其篤於母家致令久戍不歸則何異小兒夢囈不識時務之甚吾恐平王君臣竊相笑於地下也

〔集解〕揚 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彼其之子 〔案〕姚氏際恒曰鄭氏謂處鄉里者歐陽氏謂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者若可通集傳謂指室家則謬矣 戍 屯兵以守也 申 〔案〕梁氏益曰申伯甥初爲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城內也〔壁〕輿表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屬汝甯府並隸河南 楚 木也〔陸〕氏佃曰楚者楚國所出其一名荆故楚人春秋稱荆而荆州亦以此水得名 甫 集傳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王〕氏應麟曰史記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胡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曰在宛縣西 蒲 嚴氏粲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下〕集傳許國名亦姜〔案〕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姓今潁昌府許昌

縣是也［皇輿表］潁昌府許昌縣今開封許州隸河南

［標韻］薪（十一眞）申（同）本韻　懷（九佳）歸（五微）轉韻　楚（六語）甫（七麌）通韻

蒲（七虞叶滂左反）許（六語叶許語反）叶韻

中谷有蓷　閔棄婦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一章）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二章）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三章）

右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大序謂凶年饑饉室家相棄集傳因之近是惟小序謂爲閔周未免小題大作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固王者之所以爲心而荒政不講以致小民流離失所尤爲

東周大病然遂以此爲閔周則周之可閔者正多也集傳又謂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閔閔婣吟咏固自有人而此云有女者則非其自咏可知矣杜詩此類甚多何必定指爲自作聖人删詩至此存之以見王政之惡人民之困至於此極則其無以爲國之故亦大可悲張子云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世之讀中谷有蓷而無以動其悲憫之懷者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 蓷 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萑蓷郭璞曰今茺蔚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案本草益母茺蔚也 暵 孔氏穎達曰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仳 別也 流離 失所之狀 集傳 脩 長也或曰乾也 歗 蹙口出聲 不淑 集傳古者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孔氏穎達曰先言艱難夫貧也再言不淑夫死也弔問死何如曰不淑 暵濕 集傳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啜 泣貌

[illegible]

標韻 乾(十四寒)嘆難(並同)本韻 脩(十一尤叶式竹反)歗(十八嘯)淑(一屋叶)韻

濕(十四緝)泣及(並同)本韻

兔爰 傷亂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章一)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章二)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章三)

右兔爰三章章七句序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集傳遂謂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夫逢時多難縱欲無生何至求死所謂無吪無覺無聰者亦不過不欲言不欲見不欲聞已耳天下洶洶時事日非上則諸侯背叛射

王中肩君臣之義滅矣下則室家相棄有女仳離夫婦之情乖
矣中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兄弟之親又遠矣其始蓋由於申
甫是戕忘讐黨惡君無父子之恩民亦鮮倫常之義以致賢者
退處下位不欲居高以聽政小人幸逃法網反得肆志而橫行
於是狡者脫而介者烹奸者生而良者死所謂百凶並見百憂
俱集時也詩人不幸遭此亂離不能不回憶生初猶及見西京
盛世法制雖衰紀綱未壞其時尚幸無事也迨東都既遷而後
桓文繼起霸業遞興而王綱愈墜天下乃從此多故彼耆發學
有如聾聵人又何言不惟無言且並不欲耳聞而目見之故不
如長睡不醒之爲愈耳迨至長睡不醒一無聞見而思愈苦古
之傷心人能無爲我同聲一痛哭哉此詩意也何至如集傳云

但求死耶

〔名物〕爰爰 集傳曰兎性陰狡爰爰緩意孔穎達曰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 孔氏 雉 集傳雉性耿介 離 罹也

網也 罹 憂也 吪 黃氏震曰古注吪動也蓋動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吪姚氏際恆曰吪字從口從言之訛亦同小雅或寐或訛即此吪方解動而有聲寐吪不言之意後說較通 罦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罦謂之罿罿謂之罬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者也 造 亦為也 覺 寤也 庸 用也

〔叶韻〕羅 五歌 為 四支叶吾禾反 罹 同上叶良何反 吪 五歌 叶韻 罦 十一尤叶步廟反 造 十二號 憂 十一尤叶一笑反 覺 十九效 叶韻 罿 一東 庸 二冬 凶 同 聰 一東 通韻

葛藟 民窮無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一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二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三章

右葛藟三章章六句此詩不必深解但依集傳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之作斯得之矣若必謂刺平王棄其九族則不惟亦字語氣不協即詩意亦茫然反無謂也葛藟本蔓生必有所依而後附今乃在河之滸與涘與漘無喬木高枝以引其條葉雖足自庇本根而本根已失奈之何哉故人一去鄉里遠其兄弟則舉目無親誰可因依雖欲謂他人之父以爲父而其父反慢然而不之顧即欲謂他人之母以爲母而其母亦恝然而不我親父母且不可以僞託況昆弟乎則更淺焉如無聞也民情如此世道可知誰則使之然哉當必有任其咎者即謂平王之棄其九族而民因無九族之親者亦奚不可

集釋 滸毛氏萇曰水厓曰滸 涘孔氏穎達曰釋丘云涘爲厓 漘許氏謙曰岸上面平處而下爲水洗蕩入者

衆謂欲游遠岸千秋佳話

音也

【標韻】滸七麌父同顧七遇叶果五反叶韻　涘四紙母二十五有有同叶韻　漘十一真昆十三元聞十二文通韻

采葛　懷友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章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二章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三章

右采葛三章章三句此詩明明千古懷友佳章自集傳以為淫奔者所託遂使天下後世士君子皆不敢有寄懷作也不知此老何以好為刻薄之言若是至小序解為懼讒尤不足與辯夫良友情親如同夫婦一朝遠別不勝相思此正交情濃厚處故有三月三秋三歲之感也若泛泛相值轉面頓忘或市利相

交勢衰卻去豈尚能作此語故是詩之在衰朝亦世情之中流砥柱也而可無存乎

【采葛】蕭（荻也［孔氏穎達］曰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郊特牲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蕭所以供祭祀也）艾（蒿屬爾雅艾冰臺注艾蒿［姚氏際恒］曰或云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

大有思致

【葉韻】葛（七曷）月（六月）轉韻　蕭（二蕭）秋（十一尤）叶韻　艾（九泰）歲（八霽）通韻

大車　征夫歎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一章）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一章）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

右大車三章章四句此詩若從序言以爲陳古以刺今則無以

處穀則異室之言蓋夫婦雖有別亦何至異室而分居如從集傳以爲淫奔有所畏則無以釋死則同穴之語蓋男女縱有情誰爲收屍而合葬此皆難以理論也惟姚氏際恒云僞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詩似可通此雖出於僞說而詩意眞切詎得以其僞而少之歟周衰世亂征伐不一周人從軍迄無寧歲恐此生永無團聚之期故念其室家而與之訣絕如此然其情亦可慘矣

集釋　大車（姚氏際恒曰）大車牛車　毳衣（姚氏際恒曰）毳衣毛布衣　菼（集傳曰）菼蘆之始生也　爾　指室家　子　指主之者　啍啍　重遲之貌（孔氏穎達曰）啍啍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　璊　音門（孔氏穎達曰）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　穀　生也　穴　壙也　皦　白也

標韻　檻　二十九豏　菼　二十七感　敢　同　通韻　啍　十三元　璊奔　同　本韻　室　四質

家塾日讀通韻

丘中　招賢偕隱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一章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二章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三章

右丘中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思賢毛鄭因之且以子嗟子國為父子二人惟集傳反其所言以為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之詞殊覺可異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耶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所指故姚氏以為嗟國皆助辭嗟為助辭可也國亦可為助辭乎且

有麻卽望其來施施有麥卽望其來食有李卽望其遺我以佩玖上下文自相呼應猶韓子云盤之土可稼而食之意中閒彼留彼留云者乃虛擬之辭耳遂因助辭國卽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於其國耶其國不可以久留也何不就我丘中有麻可以績而衣有麥可以種而食並有李可以相貽遺其樂孰甚焉爾亦將有意其來以就食而互相爲禮耶似此訓釋又非思賢乃招賢以共隱耳用賓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尙留本國故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所謂桃花源尙在人閒者是也

【集釋】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　施施喜悅之意呂氏祖謙曰孟子曰施施從外來

【標韻】麻六麻　嗟同　施四支叶時遮反叶韻　麥十一陌　國十三職　食同　通韻

李四紙　子同　玖二十五有叶舉里反叶韻

以上王詩凡十篇

案此冊詩皆亂離後作故其音焦以怨而又哀思無已則其民之困且歎也可知然愛猶及西周之盛而乖離則但傷殘被之餘以致室家相棄兄弟不保戍卒怨於前征夫歎於後也其始肇由朝常紊亂國是日非君子不樂仕進或退處下位或遠離上閑朝廷之上無與爲國於是小人得進而用事如敎見爰爰無所忌憚故東都一從王綱不復再振國難未亡而下等爲儀其與覆亡者相去幾何哉無怪其音之哀以思不止怨而怨矣後世杜甫遭天寶大亂故其中有無家別垂老別哀江頭哀王孫等篇與此先後如出一轍杜作人稱詩史而此新實開其先讀王風者能無俯仰慨嘆於其際哉

鄭

集傳鄭邑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據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及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然何以次於王胡氏紹曾曰鄭初封在圻內屬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爲之也桓公時王室多故謀及史伯寄帑於虢檜之閒以陰謀營成大國然新鄭即成皋滎陽虎牢之分巖險關天下故春秋

戰爭之多者無如鄭矣鄭初封國在西周圻內地即新往亦寄遷東都故畿原首殷周三都外即次及於鄭焉

緇衣 美鄭武公好賢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一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二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三

右緇衣三章章四句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集傳詩緝悉從之無異說惟季氏本以爲美武公好賢之詩姚氏謂爲後說勝前賢不然改衣適館授粲此豈臣下施於君上哉無論鄭人不宜爲此言卽周人亦不當出此詞其說是矣愚謂改衣授粲非在上者之所難特難於適子之館而不憚煩焉耳夫使龍飛鳳翥之士日來吾前而吾但爲之改衣授粲而不適其館隆以禮貌

之謂何是徒以衣食餌國士而國士且望望然去尙得謂之好賢哉武公則於改衣授粲外而又能折節下交屢適賓館君則虛衷以前席出則憑軾而過門禮賢以體不以貌親賢以道尤以心賢所以樂爲用而共成輔國宏猷國人好之形諸歌咏寓其好賢無倦之心殆將與握髮吐哺後先相映爲萬世美談此緇衣之詩所由作也卽謂之美武公也亦奚不可惟不宜以改衣適館授粲屬之國人耳

【釋名】緇黑色周禮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　緇衣孔氏穎達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玄服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館舍也　粲餐也　蓆大也

【協韻】宜四支　爲同本韻　館十四旱叶古玩反　粲十五翰叶韻　好二十號　造

月本韻 蓆十一陌叶祥龠反 作十藥叶韻

將仲子 諷世以禮自持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二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章

右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序謂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祭仲諫而弗聽特以詩中有父母兄弟仲子等字耳集傳從鄭漁仲說以為無與莊公叔段事是矣而又以為淫奔詩亦非蓋女心既有所畏而不從則不得謂之為奔亦不得謂之為淫姚氏知

其然仍不能斷乃曰按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為淫詩則合是其詞亦尙游移未定耳此詩雖保非采自民間閭巷鄙夫婦相愛慕之辭然其發有合於聖賢守身大道故太史錄之以為涉世法夫使人心無所畏則富貴功名孰非可懷而可愛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禮愼其守故或非義之當前心雖不能無所動而惕以人言可畏卽父母兄弟有所不敢欺則慾念頓消而天理自在是善於守身法也而謂之為惡也得乎故左傳子展如晉賦此詩而衛侯得歸使其為本國淫詩豈尙衆以自賦而復見許於他國歟此非淫詞斷可知已

集釋 將請也 仲子字也男子之 里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 杞柳屬也王氏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 檀

集傳檀皮滑澤材强韌可爲車

標韻　里四紙　杞同　本韻　愛十一隊　母二十五有叶滿彼反　叶韻　懷九佳　畏五未叶於非反　叶韻

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田獵自喜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一章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二章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三章

右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小序以爲刺莊公集傳及諸家皆謂無刺莊公意其實此詩的刺莊公無疑叔之特寵而驕多行不義誰則使之非公實使之也詩人不必明斥公非但極力稱叔之游獵無度則其不日之遠君子而狎伍小人也可知即叔之

驕縱無忌實莊公故縱其惡之意亦可見不然叔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其所好者不應在馳騁弋獵地也其所交者更不宜近飲酒服馬僻也而何以日事田獵至于巷無居人飲酒以及服馬之不足相勝乎曰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者詩人故爲此諛大詞以動莊公使其早爲之備亦如公子呂所云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之意云耳而謂此不義人眞能得衆心歟讀詩者愼勿泥其辭而昧其義焉可也

集說 田 白虎通義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田爲田除害也 巷 里塗 狩 冬獵曰狩程氏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 服 乘也孔氏穎達曰易稱服牛乘馬無所擇也服俱是駕服之義故服馬猶乘馬也

叶韻 田 先一 人 眞十一 仁 同 通韻 狩 二十六宥 酒 二十五有 好 十九皓 許厚反 叶 叶

韻　野二十一叶上與反　馬同上叶滿補反　武七與叶韻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章一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章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章三

右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案此詩與前篇同爲刺莊公縱弟游獵之作但前篇虛寫此篇實賦前篇私游此篇從獵而愈矜其勇也詩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暴虎危事太叔至親而叔以此驕其兄則恃勇無君之心已可概見莊公時不惟不怒其無禮

而且勞而獻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豈其愛之耶實縱之以蹈於危耳詩人窺破此隱故特咏之以爲誅心之論如春秋書法微意所在也若謂國人愛之而恐其或傷則好勇不義之人人又何愛之有耶至其詞氣之工則姚氏所謂描摹工豔鋪張亦復淋漓盤致便爲長楊羽獵之祖庶幾能識作者苦心云

集釋

兩驂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嚴氏粲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逐詩所謂如舞也驂與服和諧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也孔氏穎達曰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圃田也襢裼孔氏穎達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狃習也乘黃蘇氏轍曰黃馬之上選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兩服孔氏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襄駕也鴈行集傳曰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忌抑語助辭磬控范氏處義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過縱送集傳舍拔曰縱覆彄曰送梁氏益曰拔矢末也所謂括也亦作筈箭末受弦處彄與彊同弓之柎末所謂弭也而覆左手殊謂跳云弓頭

秬封豕斜攸鄰故集傳騶白雜毛曰名曰鶉又訓之禽鵠今所謂鳥騶也 皐 緩也 快 逞也 發 發矢也

釋 解也 掤 掤矢箭筒蓋 傳掤作冰 春秋傳作冰 鬯 鬯弓弢也 與韔同

驟騧 驂 二十一馬 叶滿補反 組 七麌 舞 同 數 二十五有 叶素苦反 舉 六語 虎 七麌 所 六語 狃 二十

五有叶女古反 女 六語 叶韻 黃 七陽 襄 行 揚 並同 本韻 射 二十二禡 御 六御 叶魚駕反

叶韻 控 一送 送 同 本韻 抑 十九 叶 首 二十五有 手 數 阜 並同 本韻

慢 十六諫 罕 十四旱 叶 叶韻 掤 十蒸 弓 一東 叶 叶韻

清人　刺鄭文公棄其師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章一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章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章三

右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本左傳高克棄師奔陳鄭人為賦此詩

亦有明文固勿庸議即彭消軸或以爲地名或以爲非地名皆不可考惟鄭文公惡高克而使之擁兵在外此召亂之本也幸而師散將逃國得無恙使其反戈相向何以禦之由斯以觀高克亦無能爲耳何以見惡於文公耶詩曰翺翔曰逍遥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所謂濡上諸軍直同兒戲即使作亂亦易制服詩人固早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若文公者則不能無所譏焉故刺之

【集釋】清邑名　駟介四馬而被甲也　旁旁馳驅不息之貌　二矛酋矛夷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竝建於車上　英以朱羽爲矛飾重承而見　翺翔遊戲之貌　麃麃武貌　喬矛之上句曰喬　陶陶樂貌　左旋右抽集傳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　中軍集傳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即高克也　好容好也

韻讀　彭（七陽）旁（同）英（八庚）翔（七陽）通韻　消（二蕭）麃喬遙（同）本韻　軸（一屋）

皆叶音　陶（四豪叶徒候反）抽（十一尤叶勑教反）好（二十號）叶韻

羔裘　美鄭大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一章）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章）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三章）

右羔裘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朝陳古以風今也辯說謂詩意恐未必然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嚴謂此詩非專美一人必當時盈廷碩彥濟美一時或則順命以持躬或則忠鯁而事上或則儒雅以辨稱皆能正己以正人不媿朝服以章身故詩人即其服飾之盛以

稱其德誼經濟文章之美而咏歎之如此曰舍命不渝者君子安命雖臨利害而不變也曰邦之司直者大臣剛毅有力獨能主持國是而不搖也曰邦之彥兮者學士文采高標足以黼黻猷爲而極一時之選也有此數臣國勢雖弱人材實裕故可以特立晉楚大國之間而不致敗此鄭之所以爲鄭也不然詩人縱極陳古以風今亦何與於當時時務之要歟

【集解】羔裘大夫服也　如濡潤澤也　侯美也姚氏際恒曰此卽諸侯之侯當時稱諸侯亦取美義也　舍處也　渝變也　飾緣傳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　孔甚也　晏鮮盛也　三英裘飾也　彥士之美稱也

【協韻】濡七虞　侯十一尤叶洪孤反　渝七虞叶韻　飾十三職　力直隨本韻　晏十六諫　粲十五翰　彥十七霰　通韻

遵大路　摻君子勿遽行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一章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二章

右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此詩當從序言爲正集傳謂淫婦爲人所棄者固非卽姚氏以爲故舊道左言情者亦未是蓋道左而挽留賢士且殷殷動以故舊朋好之心則豈無故而云然哉呂氏祖謙曰武公之朝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尙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而懷其舊者亦深矣此雖無所據而揆時度勢據理言情深得古風人意旨所在不然區區道故常情何煩大聖人之刪而

存哉又曹氏粹中曰申公白生强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卽此詩欲留君子之意而詩不言念先王但曰無我惡者詞婉而意愈深耳嗚乎可以觀世道矣

集釋 摻擥也 袪袂也孔氏穎達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寁速也嚴氏粲曰猶言倉卒也 魗與醜同

標韻 袪六魚叶起據反 惡七遇 故同叶韻 手二十五有 魗同 好十九晧叶許口反

韻

女曰雞鳴 賢婦警夫以成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一章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二章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三章

右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人皆知之矣而序以爲陳古以刺今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彼其意蓋謂鄭風無美詞耳夫使美者皆述古而惡者皆刺今則變風中無一可取之詩而何以知政治得失耶此詩不惟變風之正直可與關雎葛覃鼎足而三何者關雎新昏葛覃歸甯此則相夫以成內助之賢房中雅樂缺一不備也觀其詞義于夙夜以下皆婦人之詞首章勉夫以勤勞次章宜家以和樂三章則佐夫以親賢樂善而成其德婦人之職於是乎盡而可不謂之爲賢乎不意鄭俗淫哇之際乃有此中正和樂之音堪與關雎葛覃爲配可見天理人心之善未嘗或息於兩間聖人删詩特標

此一篇於舉世不爲之中可謂障狂瀾於既倒砥中流以不移必如序言是一往無能回之人心矣而何以爲世勸也

【音釋】昧旦呂氏祖謙曰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明星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蘇氏轍曰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 弋許氏謙曰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蕭結繳於矢謂之矰繳網也錯高也取向上射飛鳥之義茀之言剗也以弋飛爲例羅之爾結緻以羅取而剗殺之也 鳧水鳥如鴨李氏巡曰野曰鳧家曰鶩 加中也 雜佩集傳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順愛也 問遺也

【叶韻】旦十五翰 爛同 雁十六諫 通韻 加六麻叶之反 宜四支 叶韻 老十九皓 好同 本韻 贈二十五徑 順十二震 問十三問 通韻 好二十號 報同本

韻

有女同車　諷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一章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二章

右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小序謂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於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辯說以為忽之辭昏未為不正王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故集傳又疑為淫奔之詩夫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節步之飾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乎前人駁之固已甚詳且曰德音不忘是豈淫奔之謂又不待辯而自明矣然則此詩謂何曰諷忽以昏齊非刺忽

以不昏齊也曰有辨乎曰有刺忽以昏於齊者從事後論之也譏忽以宜昏於齊者事前勸之也事後論忽固是勢孤援弱以至失國似不昏於齊者爲忽失計迨後文姜淫亂幾覆魯國則不昏於齊者又未嘗不爲忽幸事前勸忽則不過爲援助計是彼美孟姜者又安知其後之淫亂如是乎故首章言其美且都次章言其德音不忘蓋欲諷忽以速娶之耳後世李延年歌於漢武帝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亦是此意然忽已辭昏而詩仍存者一爲忽惜一爲忽幸而終以忽之辭昏爲有見也而又何刺乎

集釋 女同車 或謂同車爲親迎又謂任嬖之從嫁者皆非無論同車非親迎禮忽已辭昏又何從嫁之有此當是

初龢昏時齊必盛飾數女以姪忽詩人卽所見以咏之而已

舜陸氏璣曰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日及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孟姜指文姜也同車雖數女而以文姜爲主故特著之

都孔氏穎達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標韻 車六魚 華六麻叶芳無反 琚六魚 都七虞叶韻 行七陽 英八庚叶 翔 將 姜 忘並七

陽通韻

山有扶蘇　刺世美非所美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一章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二章

右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刺忽無據大序謂所美非美然庶幾近之然不必定指忽也夫天下妍媸莫辨是非顛倒以至覆家亡國而自殺其身者亦豈尠哉詩人不過泛言流弊

以爲戒故藉草木起興以見山之高固有扶蘇亦有橋松隰之
卑固有荷華亦有游龍大小互見美惡雜陳要在采之者辨之
而已子都子充之美與狡童狂且較其妍媸宜若易辨也然有
時亦見狡童狂且爲美而不見子都子充之美者則何以故是
非混則妍媸莫辨耳有天下國家責者尤當三復而細味之此
亦目前至理勿容穿鑿而附會者序固謬執涉於附會然猶未
至如集傳直以爲淫女戲其所私者之猥褻不堪也

【集證】扶蘇毛傳詡小木非也蓋枝葉扶蘇乃茂木耳子都李氏本曰子都古之美男子借以爲喻狂醜人也且詩辭橋松【集傳】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龍【張子曰龍是紅草其辨樸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蘢芎一名瀧蘋如馬蓼而大卽水紅也子充【董氏逌曰子充不見於傳疑亦以美著也】狡童狡猾小兒也

【叶韻】蘇七虞華六麻叶芳無反都七虞且六魚叶韻松二冬龍同充一東童同通

韻

蘀兮　諷朝臣共扶危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一章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二章

右蘀兮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未始不可然必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則非詩意詩言叔兮伯兮是以倡予者望諸叔伯大夫矣而何以謂之爲忽耶集傳則更以爲淫女之詞天下行淫之女豈有呼叔而又呼伯者且叔伯何所倡而女又何所和言之不徒汚人齒頰詎可以之釋經此詩解者雖多要以嚴氏粲之言爲近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蘀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巳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

諸大夫其亟圖之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蓋小臣有憂國之心而無救君之力大臣有扶危之力而無急難之心當此國是日非主憂臣辱之秋而徒爲袖手旁觀者盈廷皆是以故義哲忠貞不見諸大臣而激於下位也忽之世權臣專擅國君微弱苟一炘動如風吹殘蘀何能久存然蘀去而附諸蘀以爲命者亦難自立故不如早爲之備先發以制人也惜乎小臣有是心而無是力則不得不呼諸叔伯大夫而告之矣故以是詩而屬忽世其亦可矣

【[illegible]】蘀（毛氏萇曰）蘀槁也（孔氏穎達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也

要 成也

【協韻】吹 四和二十一箇叶韻 叔和叶戶圭反 漂 二蕭 要 同 本韻

狡童　憂君爲羣小所弄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一章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二章

右狡童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呼君爲狡童者無禮固屬非是卽或謂指祭仲則祭仲在當時年已老亦殊不類昔人已辨之集傳又謂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曰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與息也則不惟未至之義詩無其文卽悅已之衆詩亦並無其意不知何以見爲淫女反言以戲其人也大抵狡童者僉壬宵小之謂扶蘇章之狡童狂且卽此章之狡童也國君所用非人恃寵而驕目無朝臣也久矣言不屑與況同食哉大臣憂之而無如何乃私相憤恨曰彼狡童之不與我言

且食也無足爲怪特所慮者君耳吾爲君故至不能餐又不能息是寢食俱廢矣向非維君之爲而誰爲哉詩意甚明何至疑忽又疑仲而竟至疑爲淫女所私之人耶特是作於何朝何代則不可考

【集解】息叶

【標韻】言元十三 餐寒十四 通韻 食職十三 息同 本韻

褰裳　思見正於益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一章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二章

右褰裳二章章五句小序曰思見正也而不言其見正之故大序遂以忽突爭國事實之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於是有以狂童指突者亦有以狂童指祭仲者衆傳則云淫女語其所私者皆誤認狂童爲狂且狡童耳章而曰狡則爲狡猾小兒也無疑狂僮曰狂則爲醜惡狂人也亦無疑若夫狂童何狡之有亦何狂之足慮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是狂童者後生有才而未知所裁之稱以其不知所裁故思所以裁之此名師益友之未可以一日無也詩人有望於良友之裁成其子弟也故遺之以詩曰子弟之待正於君也久矣子其惠然思我而來濟乎溱洧雖深一一褰裳可涉渡也若其無意則豈無他人之相規益善乎抑豈無他士之砥礪於成乎而無如子弟童之狂日見其狂而未知所裁者非子不能正其狂也子慎勿辭焉也可自來此詩無是解者恐衍文按

義當如是耳不然左傳子大叔之歌是什以餞韓宣子而宣子能無怪之耶

〔采詩〕惠愛也溱鄭水名水經溱水出鄭縣西北南入于洧水陸氏德明曰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洧亦鄭水名梁氏益曰地理志云洧水出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亦梁之洧川縣也近鄭州

〔標韻〕溱十一真人同本韻　洧四紙士同本韻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一章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二章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三章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四章

右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此詩斷非淫詩也何則以男之俟女也則至乎堂上矣女之歸男也則與伯叔偕行矣堂

上非行淫地叔伯豈送淫人耶又況車馬禮服具備則更非淫奔之際可知以爲女子于歸自咏之詩姚氏際恒則俟巷俟堂歸竟歸耳又何不送不將之悔乎是邪正二說均不可通故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然詩云爾乎爽行爾予與歸則又何嘗不和不隨耶總之詩意前悔不行後被强歸此中必有他故詩既不言事亦難考愚意此必寓言非咏昏也抱賢道微賢人君子隱處不仕朝廷初或以禮往聘不肯速行後被敦迫勉强就道不能自主發憤成吟以寫其胸中憤懣之氣而又不敢顯言賈禍故借昏女爲辭自悔從前不受聘禮之儀以致今日而有敦促之辱仕進至此亦可矜已不然杯禮維缺亦何嘗另俟予家而女不行耶

[illegible]丰 豐滿貌其貌之揚也 昌 盛壯貌 將 亦送也 褧 禪也鄭氏康成曰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為庶人之妻嫁服也

[illegible]丰 二冬叶芳用反 巷 三絳叶胡貢反 送 一送叶韻 昌 七陽 堂 將 七陽同本韻 裳 七陽 行 同本韻 衣 五微 歸 同本韻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一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二章

右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此篇作玩似淫詩故自序傳來無不目為淫矣然有謂女奔男者亦有謂男求女者就首章而觀曰室邇人遠者男求女之詞也就次章而論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詩中自為贈答而均未謀面則必非淫者自作可

知古詩人多託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臣之望君堂雖近
天威甚嚴有不可以嚥進者君之責臣則如唐元宗云卿自不
仕奈何誣我是君又未嘗不有望乎臣也至朋友兩相思念更
不待言詩中有懷想情而無男女字又安知非朋友自相思念
乎且室邇人遠頗有高人雅士跡遁市城心出塵表氣象故此
詩雖不敢遽定爲朋友辭亦不敢隨聲附和指爲淫詩故但曰
有所思而未得見之辭云耳然有所思而不得見遂無求見之
心則雖謂之發情止義也可而何淫之有哉

【集釋】墠毛傳墠除地町町者梁氏益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町町言有町畦也 茹藘陸氏璣曰茹藘蒨草也齊人謂之茜今圖人或作睡穫蒨貨頸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阪郭氏璞曰陂陀不平 踐行列貌

【通韻】墠十六銑十七霰 遠十三阮 通韻 栗四質 室四質 即十三職 通韻

深宵風雨雞鳴未作旣不覺悄然默繪未已此何如友誼耶而乃以爲淫詩豈不寃哉

風雨　懷友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一章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二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三章

右風雨三章章四句此詩自序傳諸家及凡有志學詩者亦莫不以爲思君子也獨集傳指爲淫詩則無識甚矣又何辯耶且鄭本國賢士大夫互相傳習燕享之會王賦以言志使眞其淫似不必待晦翁而始知其爲淫矣獨序以爲風雨喻亂世遂使詩味索然不可以不辯夫風雨晦冥獨處無聊此時最易懷人況故友良朋一朝聚首則尤可以促膝談心雖有無限愁懷鬱結莫解亦皆化盡如險初夷如病初瘳何樂如之此詩人善於

言情又善於即景以抒懷故爲千秋絕調也若必以風雨喻亂世則必待亂世而始思君子不遇亂世則不足以見君子義旨非不正大意趣反覺索然故此詩不必定指爲忽突世作凡屬懷友皆可以咏則意味無窮矣

[集說]喈喈姚氏際恒曰喈喈爲衆聲和初鳴聲尙微但覺其衆和耳夷平也[嚴]氏粲曰毛傳以夷爲悅心悅則疾平瘳則鬱結也膠膠[姚]氏際恒曰膠膠同聲高大也[嚴]氏粲曰膠膠撓撓是雜之意嘐羣鷄之聲也瘳[集說]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如晦[姚]氏際恒曰如晦正寫其明也故曰如晦其爲如晦則淒淒瀟瀟時尙晦可知詩意如此無人領會可與心賞者如何如何已止也[姚]氏際恒曰雞三鳴後天將曉相續不已也

[叶韻]淒八齊喈九佳夷四支通韻　瀟二蕭膠三肴瘳十一尤叶憐蕭反叶韻　晦十一隊叶呼洧反已四紙喜同叶韻

子衿　傷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章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二章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三章

右子衿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學校廢也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其說而集傳獨以爲淫詩迨至白鹿洞賦又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是是非之心終難昧矣姚氏際恒以爲刺學校無據疑亦思友之詩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愚謂序言原未嘗錯特謂刺學校則失詩人語氣此蓋學校久廢不脩學者散處四方或去或留不能復聚如平日之盛故其師傷之而作是詩曰學問之道未可孤陋自安也今學校廢久矣子不能再赴講席而廣教思彼青青子衿者相從有素能無繫乎心哉

然予縱不能與諸及門互相助益諸及門尊聞行知各有淵源寧不思曰來吾前以嗣吾德音耶其所以不來者吾知之矣年少佻達日事登臨或城或闕遊縱自恣則其志荒矣此吾所以憂思刻不能忘則雖一日之暫遠不啻三月之久別予之心念及門也爲何如哉

【考證】青青 純緣色孔氏穎達曰衿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狐裘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 衿 爾雅衣皆謂之襟孫氏炎曰交領也 孔氏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

【叶韻】衿 十二侵 心音 同上本韻 佩 十一隊叶蒲眉反 思 四支 來 十灰叶韻 達 七曷 闕 六月 月 月 逼韻

揚之水 闕疑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一章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二章

右揚之水二章章六句此詩終不可解序以爲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然詩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是兄弟二人自相告誡之辭非有臣與士也且忽兄弟甚多不止二人何以云維予與女曹氏曰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然則非閔忽詩明矣至集傳則以爲淫女相謂其所私之言其於兄弟字更不可通昔人辨之已詳茲不多贅竊意此詩不過兄弟相疑始因讒間繼乃悔悟不覺愈加親愛遂相勸勉以爲根本之間不可自殘譬彼弱水難流束薪兄弟相猜本實先撥又況骨肉無多維

予與女何堪再離女豈謂人言可信哉他人雖親難勝骨肉人實迋女以遂其私而已矣慎無信人之言而致疑於骨肉間也語雖尋常義實深遠故聖人存之以爲世之凡爲兄弟者戒若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則當闕疑以俟知者

[illegible]迋與誑同莊氏預曰迋欺也

[illegible]楚六語女同本韻　薪十一眞人信叶本韻

出其東門　不樂非禮色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一章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二章

右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序謂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然詩方細味太平遊覽絕無干戈

援據男奔女竄氣象序言無當於經固已集傳云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是以如雲如荼之女雖屬淫奔亦豈可哉聊翁釋詩隨口而道並未暇思於此可見此詩亦貧士風流自賞不屑與人爭芳逐豔一旦出遊睹此繁華不覺有慨於心以爲人生自有伉儷雖荊釵布裙自足爲樂何必妖嬈豔冶徒亂人心乎故東門一遊女則如雲而又如荼終無一人繫我心懷豈爲情乎色不可以非禮動耳心爲色動且出非禮則將無所止詩人知足亦善自防哉

【集釋】縞 白繒也孔氏穎達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者青色之小別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 巾 溫氏復京曰案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覆頭之巾 員 與云同語詞也 闉 曲城也陳氏祥道曰門之外有甕城圍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闍 城臺也 荼 毛氏萇曰荼英三十六[illegible]之三

荼也孔氏荼註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言英荼者英是白貌
語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季氏樗曰撰
禮樂志曰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
顏師古曰菅茅也言美色如茅荼之采也

標韻 門文十二 雲同 存元十三 巾眞十一 員文 通韻 闍虞七 荼同 且魚六 藘

虞魚通韻

野有蔓草　朋友相期會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一章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二章

右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小序曰思遇時也庶幾得之大序又衍為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則明明附會說矣迨至集傳則旨野田草露之間男女邂逅私相苟合以適己願愈解愈紛愈不成語然循文按義男女邂逅同

似苟合而與子偕臧又豈苟合者所能言哉況其詩兩見於左
傳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而子
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
子遭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
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誦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
爲義有美云者猶簡兮之稱彼美干旄之咏彼姝云爾若如晦
翁所言縱不爲鄭卿地獨不爲孔子地乎是知此詩必爲朋友
期會之詩無疑士固有一見傾心終身莫解片言相投生死不
渝者此類是也又何必男女相逢始適願哉

【邂逅】邂逅 不期而會也

【協韻】漙 十四寒叶上充反 婉 十三阮 願 十四願叶五遠反 叶韻 瀼 七陽 揚 臧 並本韻

韻

溱洧　刺淫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章一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章二

右溱洧二章章十二句序謂刺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此詩及出其東門正敘鄭俗游覽之盛何云刺亂使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豈尚有采蘭贈勺事耶故辯說以爲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庶幾近之矣然集傳又以爲淫奔者自敘之詞則非姚氏云儒中

士女字甚多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蓋刺淫非淫詩也此詩人自敘其國俗如此不必言刺而刺自在想鄭當國全盛時士女務為游觀蒔花地多耕稼人少每值風日融和良辰美景競相出游以至蘭勺互贈播為美談男女戲謔恬不知羞則其俗流蕩而難返也在三百篇中別為一種開後世冶遊豔詩之祖聖人存之一以見淫詞所自始一以見淫俗有難終朽將以為萬世戒不然鄭聲淫為聖王所必放而又何存乎

【集證】渙渙 春水盛貌陸氏德明曰渙韓詩作洹說文作汎王氏應麟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 秉蕳 陸氏璣曰蕳即蘭香草也姚氏際恒曰秉蕳者詩內則佩悅說蘭男女芳佩容臭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集傳以秉蘭擇采蘭光誤蘭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中既秉蕳又秉勺以贈亦不合矣 勺藥 劉氏擇川木萃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有木勺藥姚氏際恒曰集傳又謂勺藥香草也亦釋勺藥即今牡丹古名勺藥自唐元宗始得木勺藥于宮中圜呼牡丹其花香

從漢不香何得說云香草乎洵訏殷來將相將
案後說即所謂木勺藥也說也也

標韻 渙十五翰于元反叶蘭十五刪叶讕 乎七虞且六魚通韻 樂十藥謔藥

本韻並同 清八庚盈同本韻

以上鄭詩凡二十一篇

案鄭風古目為淫今觀之大抵皆君臣朋友師弟夫婦互相思慕之詞其鄭淫詩者從將仲子及溱洧二篇而已然將仲子乃真古非真情也即使其真亦貞女謂男之詞際而則刺淫非淫者所自作何得謂為淫耶然則聖育非獻竊意鄭風實淫但經刪定淫者汰而美者存故鄭多美詩非後皆日之鄭矣其除洧一篇尚存不刪者已其為鄭實錄存之篇末用為戒耳此所謂放鄭聲也宋儒不察但詩鄭聲淫一語遂不理會故字凡屬鄭詩悉斥為淫舉凡一切君臣朋友師弟夫婦互相思慕之詞無不以柔中讒上之倒倒之遂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概含冤負相於數千百載上而無人昭雪之者此窮一時一人之概思故待為標出肩使得罪役傷不敢究詆前聖世之有志風雅者當能諒予一片苦衷也

詩經原始卷之五終

隴州門人李沛霖校字